

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

从一张黄炎培全家合照谈起

王学泰自述

画钟馗

真实的瞿秋白

张竹：『我不是党的亲生儿子』

为了未来而保卫过去的记忆

沙漠里的爱情

民主政治的目标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于光远和前妻孙历生

谁出卖了我们的隐私

M^悦OK

第三十六卷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36

Mook

第三十六卷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 第三十六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391-9473-8

I. ①悦… II. ①褚…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017057号

悦 读MOOK (第三十六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25)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9473-8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卷首语

近些年,一批讲述“个人史”的出版物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我们也来凑个热闹,刊出几篇叙述个人往事的文章。其中有著名学者的童年回忆,也有名作家后代对往事的缅怀,还有当年在延安窑洞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黄炎培先生的一张合家欢的故事……

这些文章所述的内容似较琐碎,有的纯属个人的家事,可是,它却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脉搏。多年来,我们习惯于从教科书中获得历史知识,遗憾的是,教科书不断地在变化,使我们对人,对世事的看法常会出现朝三暮四的情况。对自身的经历都不能正确认识,遑论向未来迈进?!探索历史规律,是历史研究者的职责,我们期待史家能提供实事求是、真实的历史教材。然而,历史离不开人的经历,千千万万人创造了历史,如果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叙述往事旧梦、人生经历,将帮助我们更具体而感性地了解历史。对历史上的某些事件和人物,存在异见,并不奇怪。你可以说大饥荒没有饿死多少人;你可以对“文革”仍怀温情;也可以为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某些人物作辩解。但是当读了有关的、活生生的“个人史”之后,看到许许多多普通人经历过的灾难,他们是怎样在生死线上挣扎着活过来的,也许就不会被某些表面的口号和现象所迷惑了。

真实的“个人史”同样具有历史价值。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集腋成裘,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历史的侧面。一位外国的思想家曾说过:“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通过各种媒体,把那些个人性的真实的回忆保存下来,可说是对人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目 录 Contents

特 稿	从一张黄炎培全家合照谈起	黄鲁淳 / 005
	小学纪事	王学泰 / 010
	童年啊,童年	陈 虹 / 021
	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	述 骏 / 033
忽然想到	画钟馗	陈四益 / 035
人 物	真实的瞿秋白	唐茹玉 / 042
	“我不是党的亲生儿子”	
	——鲁艺时代的张仃	李兆忠 / 051
	许觉民同志	杜书瀛 / 057
	学术独立 思想自由	
	——学习周有光先生的文化精神	陈光磊 / 064
	丁玲的衣服与影像	李美皆 / 068
	赵景深先生的译诗、藏书及其他	李 庆 / 077
域外风	为了未来而保卫过去的记忆	萧文泉 / 081
云游天下	一个美国盲人的工作	巫宁坤 / 088
	卧虎藏龙哈佛燕京图书馆	李 楠 / 090

书与插图

沙漠里的爱情

汪家明 / 095

读书札记

民主政治的目标

——解读《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段文字 朱正琳 / 102

书坛漫步

中国作家富豪榜：“土豪”抑或“文豪”？

徐 珏 / 107

东图西画

诗意的忧伤——柯罗与《埃弗雷的记忆》

胡建君 / 113

海外书情

为什么司法变得这么复杂？——寻找远方的家园——改变了当代世界的两兄弟——赫尔岑的思想历程——想要征服宇宙的商人——社交网络的利与弊——美国哲学的主流——我们时代的良知 / 115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人文学科遭遇全球性危机——不少院士对退休仍有保留——警惕国有资产隐性流失——公务员考试是门生意——人口暴增水量锐减——中国的富豪们在考虑接班人 / 122

► 历史往事 ◀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美] 雷蒙德·F·怀利 / 125

毛泽东与张闻天 罗平汉 / 128

暗杀刘少奇 郑丹石 / 132

中苏关系解冻——历史性的会见 李景贤 / 137

为中央当“耳目” 杨 敏 / 140

► 人物志 ◀

张爱萍与几位领导 张 胜 / 145

于光远和前妻孙历生 卜昌炯 / 150

一个数学家在“文革”中——杨乐自述 邢小群 整理 / 156

江青与摄影 李崇寒 / 160

► 国情点滴 ◀

一组数据 邓 郁 / 164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巴西]卢卡 席越 记录 / 167

► 四面八方 ◀

“中国牌王”反赌

——“中国牌王”自述 郑太顺 口述 / 170

谁出卖了我们的隐私 丁一鹤 / 174

你能答出几道题——二〇一三年台湾大学

入学指定科目考试考题摘选 / 178

被遗忘的铁托遗孀 曹 然 / 181

艺术作品中的历史错误 杨津涛 / 184

慈禧陵设计之谜 李 寅 / 187

占卜相面的骗术 胡道生 / 191

张伯驹抢救《游春图》 焦 玉 / 194

► 信息荟萃 ◀

在中国留学过的外国政要——中国员工很
勤劳，但不敬业?! ——中国核潜艇的秘
密——科研经费哪里去了? ——中国为何
没有世界品牌——赝品充斥中国文物市
场——大清国的劳务输出

/ 196

从一张黄炎培全家合照谈起

◎黄鲁淳

黄家某位亲戚从网上传过来的一张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家福照片,在黄家第三代中泛起一阵骚动,讨论的焦点是

照片拍摄时间及地点。半个世纪过去了,人的记忆似有些许模糊……



图为黄炎培家族摄于1961年春节的全家福照

拍照地点很快由众人称之为“大哥哥”的张孔来,一锤定音了:那是在东单小三条胡同一号,他们家门口拐角的一块空地;由大大(我们上海浦东川沙人对祖父的称呼)的警卫清出场地后拍摄的。张孔来是黄家第二代“大丫头”黄路的独生子,黄家第三代国内的老大。黄炎培定下的规矩之一是:儿子与女儿平等;第三代不分什么内外:孙子、外孙子一律管叫他为“大大”。据此规则,大哥哥他才有资格参加黄炎培第三代子女中的大排行,而且在“国内”排名第一。

摄影时间的确定,就没那么简单了。“大哥哥”说一九六〇、六一两年他去陕西的西安工作,没能回北京过春节,故而照片中没他。这样就把拍摄时间框定在两个春节期间了;根据二老(第三排中间)抱着被挡住的、穿白色套衫小婴儿判断,那位应是一九六〇年三月出生的林一东(黄炎培三女黄学潮之幺子)这一事实,自然就排除了一九六〇年春节的可能性;有这两条,再加上从内蒙、大连来的小嬢嬢黄素回(嬢嬢是上海人对姑姑的称呼)、小叔叔黄必信的孩子们,齐刷刷地出现在照片中,而他们只能放寒假方可来京。可以断定:我们的全家福照,应该是在一九六一年春节期间拍摄的。

五十年前这么件事儿,也得大动干戈地去做这番考证功夫。

更加挑战我智商的是,我怎么才能向陌生人(上海话是指外人,非家人),清楚

地介绍这一大家子人呢?幸好我一辈子跟计算机打交道,知道“寻址”必须刨根的道理。端坐中央那个头顶呢子帽、嘴角下垂的老头儿:他就是江苏松江县川沙高行镇黄家这个分枝的根啊!所有其他人都是从他这个“根”上分出来的;无论是从认祖归宗说,还是就血脉相传讲,这一大伙子人可都是从这个老头子、咱爷爷黄炎培他老人家开枝散叶的啊!

黄炎培何许人也?估计“八〇后”的孩子们,鲜有人知;但包括“七〇后”在内的朋友们,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脍炙人口的“黄炎培历史周期率”(由毛泽东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谈”一席话产生)面世并热炒之后,让这位民主人士在他一九六五年过世后,又着实地火了一把。下面的照片记录了: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在延安,黄炎培同毛泽东,进行了这场令后世回味无穷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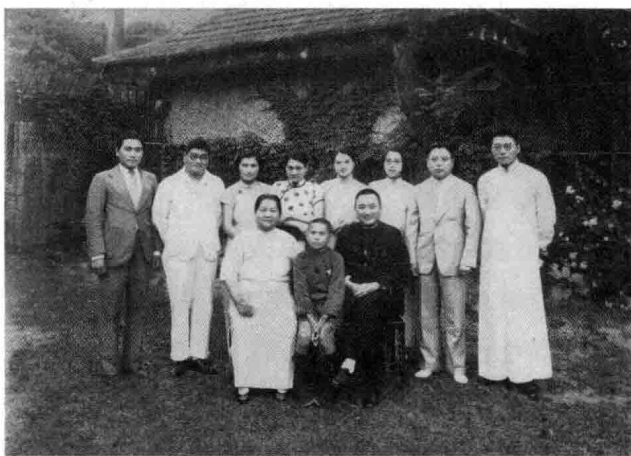


所谓的“黄家人”,即由具黄炎培血统的人组成的特定一群。黄炎培先生,生于清末的一八七八年十月一日,卒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新中国。一八九九

年,黄炎培先生与原配夫人王纠思女士结婚,共同生活了四十二年。他们伉俪共育有五男四女、共九人,其中五个儿子依序为:黄方刚、黄竞武、黄万里、黄大能及黄必信;四个女儿顺次为:黄路、黄小同、黄学潮和黄素回。原配夫人所生九位子女,又生孙子女三十人。如是,黄炎培先生与原配夫人王纠思,共拥有子孙三十九人。一九四〇年原配夫人王女士去世两年后,黄炎培先生于一九四二年,又与姚维钧女士结婚,至黄炎培一九六五年去世为止,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他们夫妇又诞下两双儿女,年长两女为黄当时、黄丁年;年幼二子名黄方毅、黄钢。续弦夫人姚维钧所生养四位子嗣,又诞下六个子女。故而,黄炎培先生与续弦夫人姚维钧,共拥有子孙十人。如是,上述黄炎培与原配、续弦,及所养育的两部分(家族内称:甲、乙两组;详见下述图文)子孙人丁合在一起,“黄家人”三代一共五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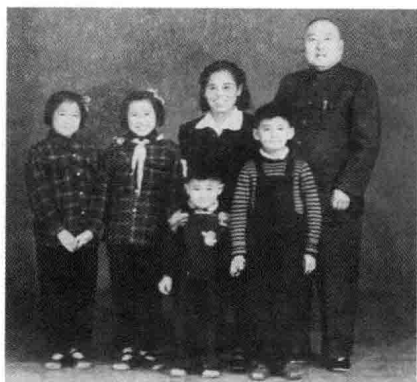
再回到文章开初一九六一年春节的那张全家福上,照片中共有四十九个人,除了坐在祖父旁的继祖母,陪坐二位两侧的、祖父的两个妹妹黄冰佩、黄惠兼婆婆,“兼婆婆”的二儿子许菊,保姆罗奶奶,和祖父的外公——孟家他们七位亲戚外,还要刨掉三个儿媳、一位大姑爷(共16人)后,余下的三十三位都属于黄家人,和一九六一年黄家人总数四十四人(1961年

春节时,乙组第三代的7人尚未产生,那时黄家不是52人)做个减法,说明有十一位没到场。大伯父黄方刚,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歿于心脏病;二伯父黄竞武,就在上海解放前夕,把一腔热血洒在了上海老家。大伯父与他美国妻子所生的三个混血堂哥,早在他们父亲去世后、二战结束前,依照祖父安排,随母亲一道回美国了;二伯父的幼女随母改嫁了。其余不在的五个人,包括在西安工作的“大哥哥”、二姑在太原上学的大儿子王实方、小姑的两个大女儿、及乙组小叔黄方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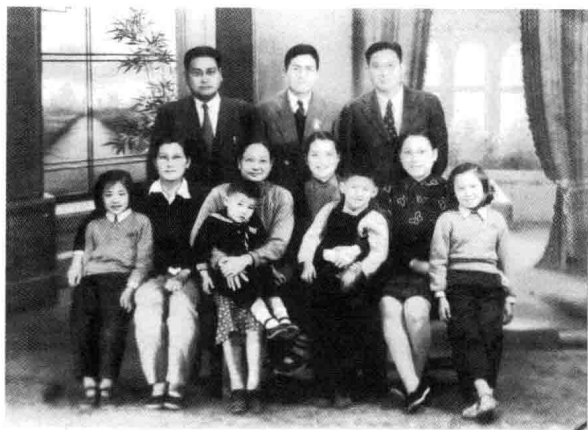
黄家甲组成员 1937年6月在上海黄小同家的合影

后排左起三子黄万里、长子黄方刚、三女黄学潮、长女黄路、次女黄小同、小女黄素回、次子黄竞武、四子黄大能。前排坐在父母中间的是幼子黄必信。我们的奶奶生过十二个孩子,看起来胖得很,露在旗袍外的小脚,也属“半解放”式的。祖父跷着二郎腿,在九个子女拱卫下,有点志得意满;此刻,正值淞沪“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



黄家乙组成员 1952 年在北京的合影

望着祖父踌躇满志神态护佑下的乙组家人,我只剩下对老人家旺盛生命力的崇拜之情。我与两个乙组的姑姑,都是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大的姑姑黄当时(图中戴红领巾的)考上北京外贸学院,小的姑姑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我呢,比他们差些,也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学无线电。另外,方毅叔(照片中的高个儿男孩儿)的名字,是我祖父去世后,他自己改的。在家谱上他是第二十八世孙、五百二十五号,黄炎培的第六子,取名黄方回。“方回”的寓意,乃望英年早逝的长子方刚,又托生回了黄家;寄托了祖父对大伯无尽的思念。



黄家第二代(甲、乙两组)成员在 1952 年春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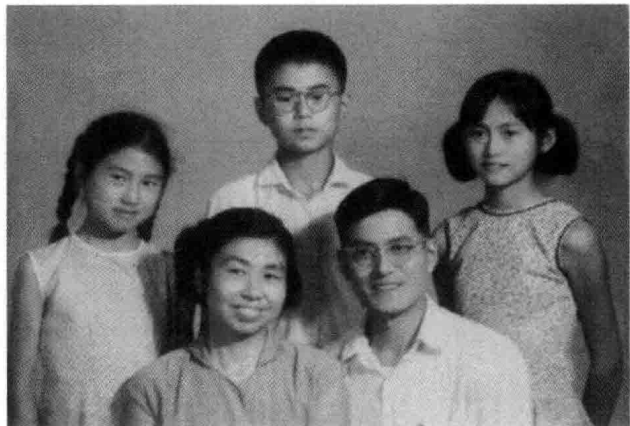
这张照片中人物们可掬的笑容说明:黄家第二代甲、乙两组,从生理年龄看,显然是是两代人。事实也是如此,祖父的第二次婚姻,几乎与他的三女的婚事发生在同时。甲组大姐黄路抱着乙组三岁的小弟黄钢,在她背后中间站立着甲组小弟黄必信,时年二十六岁。对于这种年龄的差距,祖父有他的“一定之规”:他让甲组三嬢嬢黄学潮以下的子女,一律称继母姚维钧女士为“姆妈”(上海人对母亲的称呼);而三嬢嬢上面的兄姐们,则呼之为“姚先生”。你看,黄炎培就是黄炎培,家庭中长幼有序、重礼身教;社会上外圆内方、与时俱进。

一九六一年春节,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难熬的日子。从照片上看,黄家人虽面有菜色,生活上似乎还过得去。但一九六一年春节时,已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的第四个年头。黄炎培活着的、成年的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和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都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小女婿陈锵和外孙王实方两位,也难逃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厄运。且不论

“反右”中“华盖运”交到了什么程度,反正能凑合活着就好,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可能等到转机。

黄家人里面,除了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前夕,为共和国贡献了二伯黄竞武的生命外,尚无其他子女捐躯。但是,一九六一年春节后的第五个年头,面临一九六六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黄炎培虽驾鹤西行而侥幸得以避过;但他的小儿

子黄必信,因“右派”问题迁延未决,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因批斗高压所迫、被逼自杀身亡;几乎同时,小女儿黄可青失踪;他的妻子余启运,一九六八年在“文革”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一说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一时间五口之家,三人毙命。



黄必信一家五口合影于“文革”大劫难前

他们一家活着的一双兄妹,现在美国生活;而另外三位则被逼早早地去了“彼岸”,我把曾经是如此幸福快乐的一家五口合影,提供给诸位(如上照),你们认为他们该遭此厄运吗?

“文革”大劫难中死去的三位都在一九六一年春节全家福照片中。黄必信是后排右起站立的第二个男人,瘦瘦的、双眉紧锁;余启运是后排左起站立的第三个

女人,黑黑的、颧骨高耸;他们的女儿黄可青,在她妈妈前边些许,是左边第三排中唯一站立的、梳着两条粗辫子、穿花棉袄的那个七八岁小姑娘。黄炎培小儿子一家三口,就这么在“文革”中随风而去了。

我的祖父他老人家怎么会知晓,就在他“驾鹤”两年许,他的后老伴、我们的继

祖母姚维钧奶奶,也因不堪“文革”中遭遇的殴打、批斗等非人折磨,竟抛下两双亲生子女,含冤离世。笔到此处,不禁潸然。再抬眼凝视照片中央的祖父,他那张紧闭的嘴、两个嘴角下垂到了不能再低的位置,勉强可以意会的,是那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表情。这位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他始

终对中国美好未来,抱有孩子般天真的一腔热忱。我知道,当然我们黄家人,从不同角度也都了解:在他的嘴里、心中,不知还包含着多少未尽之言……在这张一九六一年黄炎培全家福的背后,究竟还隐藏了多少至今无人知晓的故事呢?故事,是啊,都是些故事……

2013.12.9 北京定稿

小学纪事

◎王学泰

演员黄宗洛先生去世时，网上曾经热了一阵，刊载过许多文章，其中有篇黄先生的自述，读来不禁哑然失笑：

我们黄家弟兄姐妹七人，女娃子中数宗英最小，大家都叫她小妹。我也“小妹小妹”地叫惯了

嘴，实际上她长我一岁，是我最亲近的小姐姐。我小时候特别地怵窝子，难得迈出自家四合院的大门一步。六岁那年，宗英姐领着我爬过北京西城顺城街小学的大木门槛，前去参加入学考试，还给我买了许多好吃的，以解除我遇到生人的紧张心理。可我一进课堂，见那阵势顿时脸色煞白。主考老师摸着我的头微笑道：“别害怕，你在家都跟谁玩呀？”我吮着手指低着头：“跟小妹玩。”“噢，小妹是你什么人？”答曰：“小妹是我姐。”老师闻罢连连摇头，连姐妹都分不清还上哪门子学呀！



王学泰先生近影

一、左右手与入学考试

这个小笑话使我想起了我初考小学的情景。不到五岁我就从幼稚园“毕业”了，投考离我家不远的北平^①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师大附小”）。这个学校是当时北平数一数二的好学校，入学的门

槛也高，不仅有简单的笔试，还有口试。我一进入口试考场就有点紧张，主持考试的老师坐了一大排，一个个应试小孩被引入。轮到我时，老师发问：“哪是左手？哪是右手？”我一下子就懵了，头脑中根本没有这些概念，因为平常根本用不着，人们很少谈及左右。北京是个坐北朝南的城市，街道大多横平竖直，东西南北分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分清东西南北就可以了，很少涉及左右。老师一看我不回答，又重复了一次。我胡乱举起一只手，并紧盯着老师，老师没表态，我马上又换举另一只手，老师还纹丝不动，我又换回来。一会儿的

功夫,倒了两三次,主考的老师都笑了。领我去考试的家里包月车夫,我称他为“二哥”的,老师对二哥说“孩子太小,明年再来吧!”出了校门,二哥说:“你开始举对了,干嘛又换手?”“老师不作声,老瞪我。”二哥惋惜地说:“太沉不住气了,明年再说吧。”

回到家,教我认字的东北先生^②说:“左右手都分不清,真是白吃饭了。告诉你,你拿笔那只手就是右手,不会拿笔的是左手。”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直到现今,言及左右我的第一反应仍是想一想哪只手拿笔,然后才能确定左右。

二、“文明”礼貌与小学生

没考上师大附小,虽然很懊丧,但家里希望我早上学的期待没变,马上又让二哥用车拉着我去考和平门内(附小在和平门外)一所公立小学——绒线胡同小学。顺利通过,从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开始正式的小学生活。这座小学在东绒线胡同东头,现在没了,国家大剧院西侧一部分即是当年的校址。

从幼稚园升格为小学生,穿上学生制服,突然产生了一种“学生感”,用后来懂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人生发生了一次“质变”。我强烈地感到自己不同于老在外面野跑、不上学的“野孩子”了。这是家长和学校老师反复强调的结果,家长说:“以后不要老跟‘野孩子’一起玩了。”老师也常说:“别以为你们穿上制服就是学生了。学生要有学生的作派,什么是学生的作派?

第一条就是要有礼貌,说话不能野调无腔,见到老师要鞠躬行礼,不能直着脸装作没看见。”“对老师、对家长、对长辈说话要用‘您’‘您’,不能‘你我他仨’!”^③

鞠躬行礼对我来说还是新鲜事儿,没上学时,学的行礼是磕头作揖,这是过节过年必不可少的,我还没有鞠过躬。在老师口中,磕头作揖还有旗人的打千儿都是腐朽的老礼,只有鞠躬才是文明礼节。

那时北平人把一切带有洋味的东西都爱加上“文明”二字,比如那时结婚,一般还是八抬大轿,一堂吹鼓手,女方是凤冠霞披,男的是长袍马褂,新媳妇进门还过马鞍子、跳火盆,三跪九叩,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入洞房。而新派人物与之大不相同。首先迎娶是“花车”也就是装饰得花枝招展的西洋马车、或小汽车,这很打眼,花车一过,满街人追着看。女方穿的是拖地的半透明的白色婚纱,男的是黑色燕尾服,马鞍子、火盆一类全免。新式比旧式结婚多出来的是“拉纱”(避免婚纱拖地)的金童玉女。新式结婚行礼,信教的在教堂,不信教的在礼堂,由主婚人、证婚人讲话。男女双方无论对长辈还是平辈都以鞠躬为礼,人们称之为“文明结婚”。

其实,鞠躬不仅产在西洋,《论语》中就有“入公门,鞠躬如也”,虽然这个鞠躬只是低头哈腰,类似“立则磬折”,与西洋的点头鞠躬相去不远。然而老北京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平常看到的除了汉人的打拱作揖外,就是旗人打千儿、蹲儿安,让人不舒服,因此觉得“鞠躬握手”才文明。

那时“文明”二字几乎是最高级的褒奖,对我颇有诱惑力。我每在校园走路时都希望碰到老师,向他恭恭敬敬鞠上一躬。

学校教的第一支歌就是《放学歌》:

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

见了父母行个礼,父母见我笑嘻嘻。

我希望现在小学也应该教教孩子们这首歌。

三、上了两年一年级

绒线胡同小学距离我家大约有三里多地,这对于不满五岁的小孩来说还是挺远的。上学时由家里的包月车送我去。

包月车对于现代年轻人可能很陌生了。它是洋车(即人力车,上海称黄包车)一种出租方式。家里为什么要雇包月车呢?这与家境和父亲的职业有关。

父亲本来是个手工业者,学织地毯的。他在民国初年十六岁时来北京打工,他头脑灵活,看到做仿古地毯成本小利润高,便改做仿古地毯,还开办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地毯厂。清末民初的北京,虽然没有什么现代工业,但仿古手工业极其发达,其买主主要是外国商人、供应的也多是国际市场。欧洲、美国十九世纪末基本上完成了原始积累,形成了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家庭注重文化,喜欢收藏,客厅里都要摆上几样旧物、古物以表示自己有来历、有文化(有点像当今的“收藏热”)。收藏对象除了本国的古物之外,

四大文明古国的文玩旧物也是他们的关注对象。

有买的,自然就会有卖的。欧美古玩商人到中国来淘宝,首选之地必然是北京。古玩、古董哪有那么多真的?它历来就是假货充斥的行业。何况那时真懂古玩、古董的玩家、商人还没有断代,真东西、好东西自然多是名花有主。怎么办?于是就造假,而且是公开的,称之为“仿古”。外国古董商也知道是假的,但它便宜、品相好,甚至可以乱真,利润空间也大,自然会受到他们的追捧。北京的仿古行业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父亲的产业毁于日本侵入北平,日本人把羊毛列为军事统管物资。织地毯没羊毛怎么行?但最初还可搞点走私的,仿古地毯用丝绒线多、用羊毛少,还可以勉强支持。二毁于二次大战开打,北京欧美商人不是被抓起来,就是被轰走了。再说即使他们不走,欧洲打成一锅粥,美国打二战也是全国参与,谁还有心思收藏?父亲的产业最后是关门了事。只剩下点钱,以支持生活。

父亲似乎只会弄地毯,其他行业尝试过很多,无不赔钱。日本投降后,他受朋友影响,投资娱乐业,与他人合资开了一家“紫竹林舞厅”,名为“舞厅”,但重点在演出,演出内容主要是曲艺,著名相声艺人常连安带着他的常家班在这里长期演出。我就看过他们演的《打面缸》《一碗饭》等滑稽小戏。做娱乐业黑白两道都要能走通,为此他就要在场面上跑,其时,我们家已经走下坡路,还要花每月十二块大洋雇

一辆包月车,以显得体面一些。

车夫就是离我家不远的邻居,我称他二哥。每天早上起来,我还睡眠懵懵懂懂,头脑晕乎乎的时候,他就把我抱上车去,一通向东、再向北猛跑。风一吹,逐渐清醒了,我跪在车座上东张西望四周的风景。这时二哥就会回过头来高叫:“少爷,坐下来!快打天秤了(指洋车座位下沉),你还上不上学啊?”下午放学他不负责接我,二哥要拉着父亲四九城跑,去疏通各种关系,维持他那儿宗生意。

自小家里就不许我出门去玩,整天关在家里。上幼稚园时是车接车送(人力车),很少与外面接触的机会,也不敢、甚至不想到街上与“野孩子”玩。一上小学,似乎开窍了,心野了,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了。那时小学虽然是整天,但三点多钟就下学了,回家的路上我半玩半走,东看看、西看看,与同路的同学打闹追逐,往往要一个小时才到家。一到家出门就难了,高高门插关我够不着,求老在家的忙活的“冯妈”(佣人)开门,她就一句在那等着呐:“太太说了,没事不让你出门。”在小院里一个人真是百无聊赖,夏秋逗逗父亲养的蝓蝓,冬春玩玩葫芦里的蝓蝓,或者抠抠院子里的蚂蚁窝,数数蚂蚁有多少,真没劲!

到了第二学期的四月份以后,下了学时太阳还在头顶上直晒,街上行人稀稀落落,野狗在墙跟底下乘凉,商店里的店员、小徒弟坐在栏柜后面冲嘴儿(打瞌睡),小猫就在柜台上呼呼大睡,整个北平一派慵

懒气象,没有一点活气。只要一进家门,妈妈便逼着睡午觉,困不困都得上床躺下,甬打算再离开院子一步了。于是我们这些一心贪玩的小学生每天放学后都要合计一下如何在外面多玩会儿,晚点回家。最多的时候还是几个要好的到学校附近的开阔地疯跑。

我们常去的有三个地方。一是稍往东一走,过司法部街、穿过四眼井,进中华门(当今“纪念堂”稍南一点)就来到了当年的中华路,现今的天安门广场。那时这里像一个乱草纵横的长方形的大院,很少有人来,我们就在这里“逮人玩”(捉迷藏),或分拨打仗。也有时去中山公园,那里有假山、有大树,有迂曲的建筑,更适宜藏匿,玩“逮人”更好。不过那里进门要票,一年级的孩子的兜里不一定天天有钱。有一次大家凑了点钱,一起进了公园,一玩就忘了时间,待到太阳西斜、公园几乎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想起该回家了,这时快六点了。出门前,觉得玩得还不够本,又到游乐场去坐滑梯、打秋千。我看到转椅上没人,就想玩玩这个新东西。我坐上去让同学推,转椅由慢到快,旋转起来。起初很有趣,飘飘欲仙,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不一会儿,突然觉得天地颠倒,意乱心迷,从转椅上摔了下来,同学都吓呆了,赶紧把我扶起来,我又恶心、又吐,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才和同学匆匆走出公园大门,赶紧跑着回家,从此我再也不敢坐转椅了。

从学校出来往西再往北穿过石碑胡同,正对着现在的中南海的新华门。那时

这里是一片居民区,我父亲的一个姓张的朋友在这里有几个小院,以“吃瓦片”(吃房租)为生。这里面有两个小公园——南海与中海(正式的名称大约是“市民公园”),我们有时也跑到这里玩耍,它不要门票。到了夏末秋初,这里还卖藕、莲蓬、菱角等,刚出水的菱角在岸上剥来吃、清香满口。中南海的菱角闻名北京,是北京的名吃之一,现在似乎没有了。

上一年级时还不懂得复习功课、做家庭作业,好像也没有作业,在我的记忆中老师从未督促过我们的学习。家里父母,各自忙他们的的事情也不懂得教育孩子做点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到升级考试时,家里才发现我学习成绩有问题,算数五十多分,国文勉强给了六十分。最后班主任于老师、一位四十多岁威严的“老太太”,一手拿着我的成绩单,一手拿着戒尺指指点点地说:“看吧,照这样的成绩你就该蹲班了,看你最后一门‘说话课’了。”

“说话课”是当时小学特有的一门课,解放后取消了。它是培养学生口才的,小学一二年级主要培养学生面对众人讲故事的能力,高年级进一步培养学生演讲、辩论的能力。上这个课很有趣,老师给大家讲故事,讲完了有时还找年龄大的同学复述一遍,大家很爱听。

说话课考试完全是学生讲,人人过关,每人说一个,还不能太长,故事最好能逗大家一乐。我们班的考试是于老师主持,她拿着花名册,点哪个,哪个上来。前面约摸有二十个同学都讲“狼来了”(这是

个放羊小孩说谎骗人的故事),千篇一律。考到十多人时老师就烦了,直接问大家,有新鲜的没有?没人回答。待点名上来还是“狼来了”。点名到我了,我站起来,刚一张口:“从前有个小孩儿去放羊……”于老师突然用戒尺敲讲台大吼:“这条狼轰不走了!”吼声和戒尺敲击声吓了我一大跳,登时大脑一片空白,站在讲台旁,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后边情节尽管前面已经重复二十多遍了,但却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面对着老师茶呆呆地发愣。本来就很生气的于老师看到我这个样子,气上加气。她说:“今天到此为止,王学泰,不及格,过两天补考。以后不准‘狼来了’。”

此时高年级尚未考完,让我们在家休息几天,待高年级同学完事后,一起放暑假。在家我早把补考的事情忘了,放心睡大觉、放心玩。两天后学校来个电话,叫我去补考。我慌里慌张来到学校,连补考什么都忘了。进了教室,于老师已经坐在讲台后面等我了。见到我便问:“放假这两天在家准备好了?”我有些不解地问:“什么准备好了?”于老师脸上登时爬满了乌云:“你连准备什么都忘了?讲故事!”我听了后,第一反应仍是:“从前有个小孩去放羊……”于老师“啪”的一声,把戒尺摔在讲台上,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走吧。”我的“说话课”补考就这样结束了。结局没有悬念,说话课不及格,三门课两门不及格,总成绩在班上名列丙等第三,蹲班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新学期开始,我仍是一年级。